

Frank SCHÄTZING
法蘭克·薛慶

Tod und Teufel

September 11, 1260,
Köln

"Splendidly researched crime story. Explosive writing style.
A highly intricate thriller." —EKZ

"...far beyond all other historical writings." —Schluss Bonn

"...solidify Schatzing's reputation as a versatile storyteller."
—Publishers Weekly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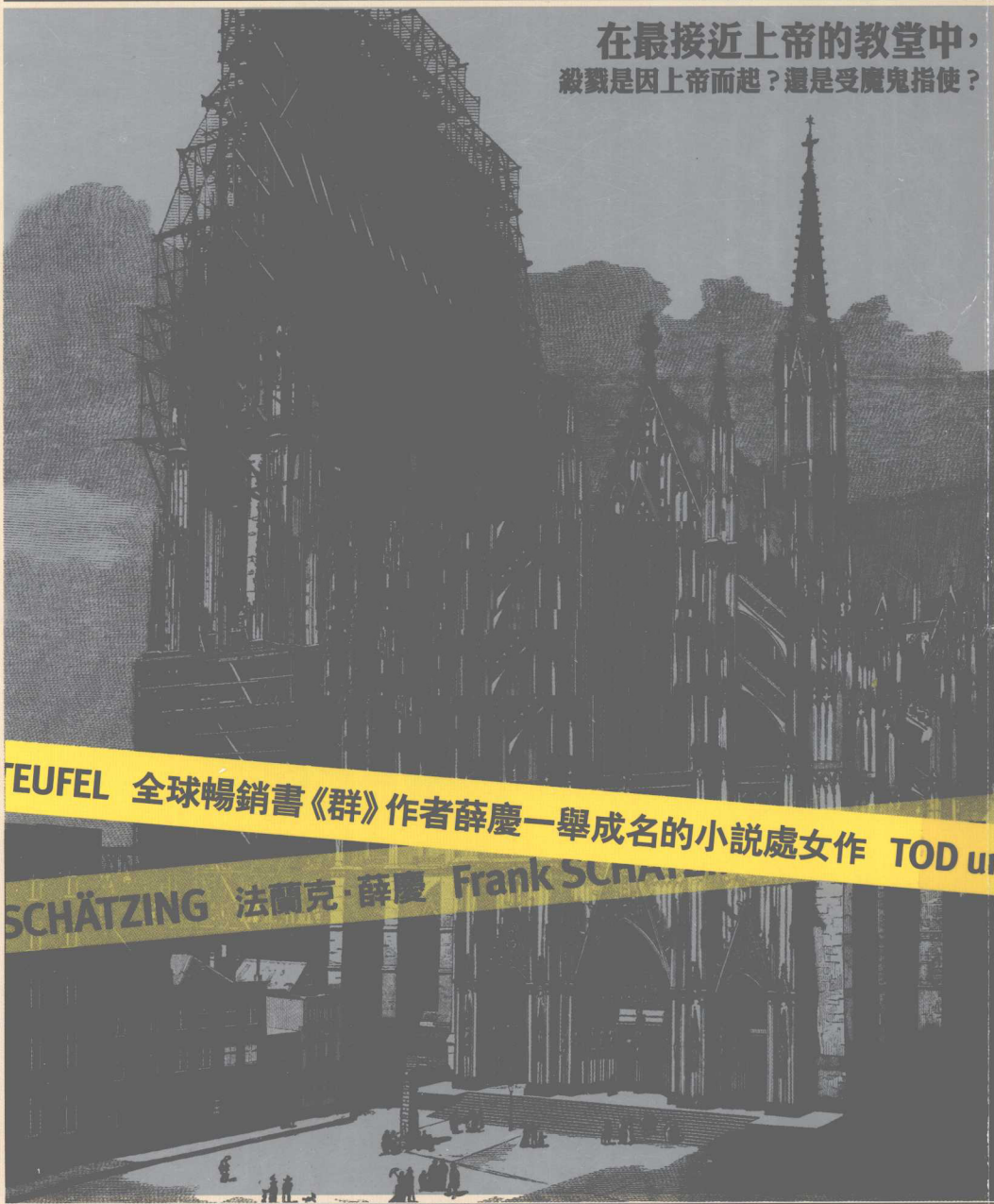
科隆911

繆靜玫、胡洲賢／譯 野人文化／出版
ISBN 978-986-6807-47-3 NT\$ 299

"...a thrilling crime drama in which he almost playfully
delivers historical information." —Geschichte von Köln

1260年9月11日，科隆發生了什麼連環奪命的肅殺？

在最接近上帝的教堂中，
殺戮是因上帝而起？還是受魔鬼指使？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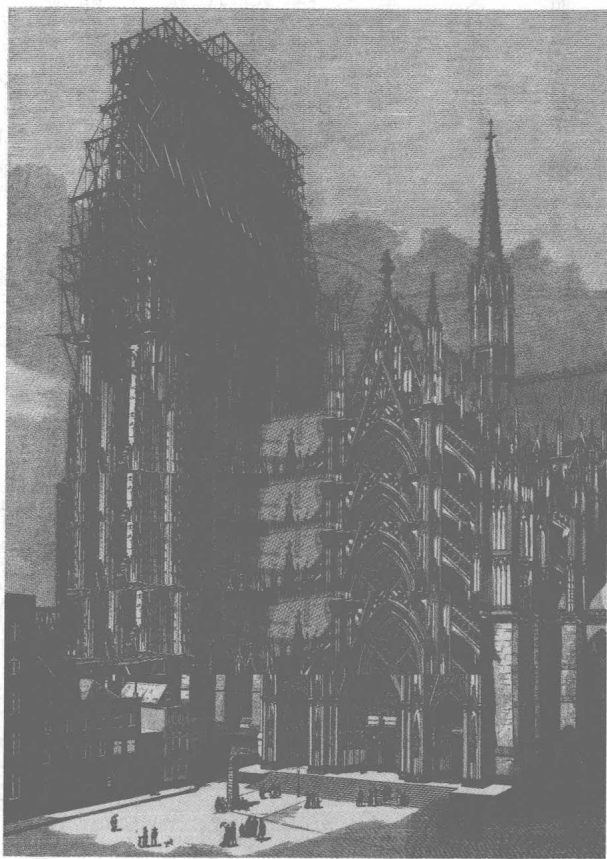


TEUFEL 全球暢銷書《群》作者薛慶一舉成名的小說處女作 TOD und

SCHÄTZING 法蘭克·薛慶 Frank SCHÄTZING

法蘭克·薛慶 Frank SCHÄTZING

Tod und Teufel {科隆911}



【繆靜玫、胡洲賢】譯

李匡悌（中研院史語所副研究員）

李匡悌

因為《群》與《海》，我和我讀國中的兒子都成了薛慶的粉絲，所以當野人編輯邀請我試讀他的新書時，便一口答應了下來。拜讀過《科隆911》後，忍不住想先稱讚譯稿品質，文字流暢，平易近人，幾乎沒有外文翻譯的語調，彷彿神遊在中文的創作小說。至於書中內容，一如薛慶先前的作品，故事情節的鋪陳複雜而細膩，不論是大架構或小細節，都十分完備而引人入勝。然而，身為人類學者和教師的我，有個更大的驚豔是，他以推理故事手法來展現歷史、宗教史實的精采面貌，相信對學生來說，這種學習歷史的方式實在有趣多了，收穫也絕對比在一般在課堂上還要大得多！

李爽學（中研院中國文哲所副研究員）

李爽學

畢恆達（台大城鄉所副教授）

畢恆達

簡仁彥（師大附中書館主任）

簡仁彥

對於已拜讀過《群》與《海》，另一個未知的宇宙》的讀者們，更不容錯過法蘭克·薛慶一舉成名的小說處女作——《科隆911》；讓我們一起隨著薛慶流暢的筆觸，穿梭十三世紀科隆的舊城區與生活氛圍，感受故事的張力吧！

王偲宇（中山女高歷史科教師）

王偲宇

與《群》一樣，《科隆911》也是部懸疑推理小說，但不同的是，《群》涉及不少生物、科學知識，而《科隆911》則是談到了西方中世紀以來的教會傳統與歷史演變，相信對於中學生而言，它會是部認識西洋中古教會歷史的優良課外讀物。本書是以十三世紀中葉神聖羅馬帝國境內的科隆為其小說背景，藉著一次的暗殺事件來打開序幕。而基督教會派駐科隆的大主教，與自歐洲商業城市興起以來能夠獲得城市自治特許狀的商人家族，是作者精心安排之權力對立的兩端，再透過書中一些不同性

格特色的小人物來鋪陳劇情。作者寫作的張力，能令讀者如入其境，彷彿與書中人物一樣坐立不安；凡人終將一死的概念，也一直彌漫書中，這的確讓人開始讀了之後，會有想要一次看完的衝動。

李素珍（台東高中國文教師）

李素珍

本書以流暢筆法、細膩觀察、強烈對比，寫出人性的光明面與黑暗面：大主教與上層社會、商人家族的權力鬥爭，露出人性醜陋、卑劣的一面；下層社會販夫走卒、乞丐之屬，卻能以「城牆特權」相贈與，充分發揮人性關懷、美好的一面。小說劇情從九月十日至九月十四日，雖然只短短五天的時間，情節錯綜複雜、語言豐富多變，吸引讀者步步陷入中世紀位於萊因河畔的大城市科隆，懸疑、驚悚的氛圍，令人有一探究竟的衝動。

王皆富（高雄女中圖書館主任）

王皆富

作者以一位平凡的小偷無意間看到一件謀殺事

件，透過緊張懸疑的追殺情節，映射於中古世紀宗教的權力糾紛，過程中透過一位司祭長抽絲剝繭解開謎團，也解開這位主角心中的枷鎖。對於喜歡犯罪推理的讀者而言，確為值得一看的好書。

王萬珍（蘭陽女中化學科教師）

王萬珍

李健浩（蘭陽女中生活科技科教師）

李健浩

李建嶠（彰化女中生活科技科教師）

李建嶠

林士譽（蘭陽女中電腦科教師）

林士譽

張瑜家（蘭陽女中物理科教師）

張瑜家

蔡惠英（蘭陽女中英文科教師）

蔡惠英

{開場白} 6

九月十日 September 10 7

九月十一日 September 11 15

九月十二日 September 12 97

九月十三日 September 13 186

九月十四日 September 14 356

{作者註記} 411



11} Tod und Teufel {科隆911} Frank SCHÄTZLING
HÄTZING 法蘭克·薛慶

語言不會掩蓋事實，而是呈現真相。

——彼得·阿伯拉



911} Tod und Teufel {科隆911} Tod und Teufel {科隆



Frank SCHÄTZING 法蘭克·薛慶 Frank SCHÄTZING 法蘭克·薛慶 Frank

{ 開 場 白 }

那匹狼站在高地上，凝視那圈沐浴在金黃色夕陽中的壯觀圍牆。

牠的呼吸從容不迫，強而有力的側腹肌肉微微地顫動著。牠已經跑了一整天，從尤利希的城堡那裡跑過來，翻越山丘，抵達樹林的盡頭，在這裡可以清楚看到那座遙遠的城市。儘管如此，牠一點都不覺得累，身後那個火球般的太陽悄悄滑到地平線後，牠轉頭用鼻子探了探周邊的環境。

氣味很強烈：河水、河岸的泥巴、腐爛的木頭船殼。牠聞到了動物混合來自人類和人類加工品的味道：芳香的葡萄酒和排泄物的氣味、泥炭塊和肉、流汗身體的鹽味和高價皮毛的香味、血、蜂蜜、藥草、成熟的水果、癲瘋和黴菌。牠嗅到了愛和害怕、恐懼、軟弱、憎恨和權力。那底下所有的東西都有屬於自身的強烈氣味，對那匹狼述說著石牆內的生命，還有死亡。

牠轉過頭來。

一片寂靜。只有樹葉沙沙作響的聲音。

牠一動也不動地等待著，直到城牆上的金色光芒消失，只剩下圍牆大門塔樓最上端的城垛還有一點閃光。再過不久，連那一點閃光都會消失，白天即將被遺忘。夜晚會來臨，會為山谷披上模糊的新顏色，直到黑暗又取代了那些顏色，直到牠雙眼的眸光成為黑暗中唯一的亮光。

狼群出現在人們夢裡的時刻逼近，一段改變的時間，一段狩獵的時間。

那匹狼靈活地走下斜坡，消失在乾枯的長草之中。

有隻鳥兒又開始四處歌唱。

九月十日

September 10



圍牆大門外

「我好冷。」

「你老是覺得冷，十足的膽小鬼，那就是你的問題。」

海因里希把他的披風拉緊，生氣地瞪了他的同伴一眼。「這不是你的真心話，馬提亞斯，真的很冷。」

馬提亞斯聳聳肩。「那麼，對不起了。如果你真的堅持的話，是，是很冷。」

「你不了解，我是冷到骨子裡了。」海因里希揮手做了一個誇張的手勢。「我們得對此卑躬屈膝！儘管上帝為證，沒有人不會屈從於暴力，但是——」

「上帝不是你的見證人，」馬提亞斯打斷他的話。

「什麼？」

「上帝何必浪費他的寶貴時間聽你呻吟發牢騷？坦白說，晚上這時候你竟然還能撐著爬上馬背，我已經很驚訝了。」

「這話你就說得過分了，」海因里希不滿的說：「可以的話，拜託放尊重一點。」

「我給各人恰得其分的尊重。」馬提亞斯拉著他的馬繞過一輛突然從黑暗中冒出來的傾倒牛車，光線迅速消失。之前一直都是大太陽，但九月的白天慢慢變短，夜晚也涼了些。迷霧升起，朦朧了前面的視線，他們距離身後的科隆城牆已差不多有半哩

遠，閃爍的火把是唯一僅有之物。海因里希幾乎可以說是非常的恐懼，馬提亞斯很清楚，這事帶給他一股冷酷無情的滿足感。海因里希當然有他的長處，但勇氣可不包括在內。

他決定不理他，專心鞭策馬兒前進。

一般而言，沒有人會想在這時候離開這座城，除非是被趕出去的。儘管科隆大主教已經和附近地區的領主一起發布了和解協議，但這地區並不安全，小偷、強盜依然四處猖獗。那是一二五九年的事，離發布時間幾乎還不到一年，和解協議擬定在一張封了印信的文件上，如果你相信的話，上頭寫的是旅人和商人可以自由通過萊茵蘭¹，而不會遭土匪搶劫殺害。這個在大白天多多少少有人遵守的承諾，並不會延續到夜晚，特別是在商人所捐獻的保護費到期時。最近在離弗里西門沒有幾碼的田地裡，就才發現一具遭人強暴勒斃的女孩屍體，她的雙親來自受人敬重的武器製造商家庭，好幾世代都居住在大主教宅邸對面，活在鋼盔標誌的庇蔭下。有謠言指出是撒旦親自在那個女孩身上下了咒，誘惑她出去，有人則認為她陳屍之處的農地主人該受輪刑。他們並沒有視他為兇手，而是認為受人敬重自治市市民²的女兒怎麼會死在他的田地上？尤其是沒有人可以解釋那麼晚了，她究竟在那裡做什麼。不過待最初的憤怒浪潮消退後，大家都明白她是和吟遊詩人混在一起，更糟的是，廝混的對象還包括油脂巷的豬油商人，以及一開始就不被允許進城的惡棍。那麼，就是她自己的錯了。最好還是別指望和解協議。

「等一下！」

海因里希落後好長一段距離，馬提亞斯發現他得稍微勒緊他那匹阿拉伯駿馬的韁繩，讓牠慢下來行走的，直到同伴趕上來為止。離城之後到現在，他們已經過好幾座農場，抵達一座小森林，只有淡淡的月光灑在周圍的土地上。

1 Rhineland。歷史上有爭議的西歐地區，傍萊茵河中游一帶，位於德國與法國、盧森堡、比利時、荷蘭邊界以東。

2 在中世紀的德意志地區，所謂的自治市市民指的通常是各式工藝工會成員，是社會裡的一個階級。

「我們不該在這裡等嗎？」海因里希的聲音在顫抖，差不多和他的雙手一樣抖。

「不，」馬提亞斯盯著森林前排的幾棵樹看，小徑消失在黑暗之中。「我們必須到空地上，你確定你不想寧可回頭算了？」

「什麼？我自己嗎？！」感覺沒面子的海因里希咬著唇，但為時已晚，話已經出口了，有那麼一會兒，憤怒壓過他的膽怯。「你一直想刺激我。好像我會回頭似的！好像我曾想過要這麼做，身在黑暗中，身邊這隻神奇活現的孔雀，嘴巴不停地胡言亂語——」

「講到嘴巴，」馬提亞斯嘶聲道，勒住他的馬，並一把攔住海因里希的肩膀。「你最好把你的嘴巴閉上。假如是我們要見的那個人，聽到你唉聲歎氣，我老早就走了。」

海因里希怒視著他，眼神中混合著憤怒和羞辱，接著掙脫開來，在馬鞍上彎下身子，騎進樹林裡，馬提亞斯隨後跟上。樹枝的陰影在他們火炬的亮光中舞蹈，幾分鐘之後，他們到達空地停下來。除了風穿過樹葉沙沙作響的聲音外，只聽見樹上某處一隻貓頭鷹單調的叫聲。

他們在寂靜中等待著。

過了一會兒，海因里希開始躁動，在馬鞍上扭動個不停。「要是他沒來呢？」

「他會來的。」

「你怎麼這麼肯定？像那樣的人什麼都不是，今天在這裡，明天就拍拍屁股走人。」

「他會來的。尤利希的威廉推薦他，就表示他一定會來。」

「尤利希的伯爵對他根本一無所知。」

「人們是否了解這種人根本無關緊要，他們做的事才算數，而這個人做的正對威廉胃口。」

「我討厭不知道對方是何方神聖。」

「為什麼？那樣還簡單一些。」

「不過，或許我們應該回去，重新考慮一遍所有的事。」

「那你怎麼跟其他人說？說你尿濕了褲子，還有你的馬害怕嗎？」

「你要為那句話道歉！」

「你閉嘴就是了。」

「我早過了任你要我隨時閉嘴的年紀！」

「我長你三歲，記得嗎？」馬提亞斯譏諷道：「年長者，智慧也較長。而既然我不認為自己有什麼智慧，所以你大概可以知道自己的程度了。現在給我安靜。」

海因里希還沒來得及答腔，馬提亞斯就下了馬，坐在草地上。海因里希緊張地環視松樹的剪影，尋找著月亮。月亮躲在薄薄的雲層後面；幾顆星星隱約探出頭來。他真不喜歡這樣的夜晚，但老實講，如果他不是舒舒服服地窩在床上，或是依偎在交際花的臂膀裡，任何一個夜晚都不合他的意。

他回頭看，眯起眼睛，以確定沒有人跟蹤他們。

驀然有個影子穿過樹林。

海因里希嚇了好大一跳，幾乎就要策馬飛奔，喉嚨突然間乾得難受。

「馬提亞斯……」

「幹麼？」

「有東西，在那裡。」

馬提亞斯迅速起身，朝相同的方向看。

「我沒看到什麼東西。」

「但明明有東西啊。」

「嗯，或許你想表現英勇行為的強烈欲望，召喚出一個敵人來，他們說巫婆……」

「這不是開玩笑的時候。你看，那裡！」

黑暗中出現了兩個微弱閃爍的光點，慢慢走近。某種不太能夠辨別的東西，只能靠著樹叢的黑暗來分

辨，因為它比黑還要黑一點，巨大的頭顱朝他們而來，正在打量他們。

「魔鬼！」海因里希驚叫，手拚命摸索他的劍。

「胡說八道，」馬提亞斯舉起他的火把，朝樹林邊走了一步。

「你瘋了嗎？快回來，看在老天的份上！」

馬提亞斯蹲下來想看清楚一點，那兩個光點消失的速度就像出現時一樣快。「是一匹狼，」他說。

「狼？」海因里希倒抽了一大口氣。「狼這麼接近這座城做什麼？」

「獵捕，」有個聲音說。

兩個人同時轉過身，發現馬提亞斯原本坐的地方站了一個人。他的個子很高，濃密過肩的金髮幾乎繞在腰上，披風漆黑如夜，他們倆都沒聽見他走近。

馬提亞斯眯眼看著黑暗處。「是厄爾夸特嗎？」

那個人點點頭。

海因里希像鹽柱一樣僵在馬鞍上，目瞪口呆地看著這位陌生人，惹得馬提亞斯輕蔑地瞥了他一眼。

「你現在可以下來了，年老英勇的高貴騎士。」

海因里希的五官抽搐，緊閉著嘴的他在溜下馬鞍時，牙齒的碰撞聲清晰可聞。

「我們坐下來吧，」馬提亞斯提議。

他們到離馬兒有點距離的地方坐好，這時海因里希終於恢復了原本的聲音和尊嚴的舉止。「我們沒聽見你過來，」他抱怨道。

「當然沒有。」厄爾夸特的微笑露出兩排閃亮的完美皓齒。「你們忙著看你們的狼，當你們召喚狼時，牠們是很快就會出現的。你們不知道嗎？」

「你究竟在說什麼？」馬提亞斯皺著眉頭問：「沒有精神正常的人會召喚狼。」

厄爾夸特露出了微笑。「你說得可能沒錯，反正，牠可能只是一隻比起你們怕牠、還要更怕你們的

狗。如果這樣說可以讓你們自在一點的話。」他禮貌的加上最後那句，轉向海因里希。

海因里希盯著地上看，開始拔起草來。

「你的馬呢？」馬提亞斯問。

「在夠近的地方，」厄爾夸特回答道：「我在城裡不會用到牠。」

「你確定嗎？科隆比大部分的城市都要大。」

「而我比大部分的馬都還要快。」

馬提亞斯打量了他一眼。「你說是，那就是。尤利希伯爵告訴你我們準備付多少錢了嗎？」

厄爾夸特點了點頭。「威廉提過一千銀幣，我很滿意。」

「我們現在提高金額，要求增加了，兩倍的工作量。」

「同意。那我的酬勞，就三倍好了。」

「那我可不樂意了。」

「我也不高興這種改變，我們可不是在對一件商品討價還價，三千。」

海因里希突然插嘴：「你有那個價值嗎？」

厄爾夸特打量他一會兒，嘴角先露出溫和的笑意，接著揚起濃密的眉毛。「是的。」

馬提亞斯點了點頭。「那麼就這樣了，三千。」

「什麼？」海因里希表示反對。「可是你自己剛剛……」

「同意！」馬提亞斯轉向厄爾夸特說：「我們來談細節。」

「悉聽尊便。」

馬提亞斯心想，好個奇怪的傢伙，禮貌又客氣。他開始講，聲音輕柔又堅定。厄爾夸特則專心聆聽，除了偶爾點頭之外，動也不動一下。「有問題嗎？」

「沒有。」

「很好。」馬提亞斯站起來，拍掉衣服上的草屑和泥土，從斗篷的交疊處拿出一個卷軸交給厄爾夸特。「葛萊弗里亞斯修道院院長的一封信推薦信，不需要去那裡致意，沒有人會等你。我不認為你在城門那裡會被擋下來，但有這樣一封信推薦，城中任何守衛都不會不讓你進去的。」

厄爾夸特低聲吹了一聲口哨。「我進去並不需要文件，但我倒是有興趣了解你是怎麼讓修道院院長蓋章幫你的忙。」

馬提亞斯得意地笑了。「我們共同的朋友，尤利希的威廉擁有的農場離修道院只有一箭之遙，而修道院院長欠他許多人情。威廉提供了價值不菲的捐獻給聖器室，你明白我的意思吧。」

「我原本以為聖方濟會修士很窮，而且沒有俗世之物。」

「沒錯，那表示他們土地上的每件東西也都屬於上帝，不過在祂來拿之前，當然得有人看著。」

「還冇喝。」

「你們兩個講完了沒有？」海因里希已經降低了聲音，但還是聽得出隱含著怒氣。「庫克門十點準時關閉，而我最不想的就是在星星下過夜。」

「沒錯，沒錯。」馬提亞斯仔細端詳厄爾夸特。「好好地擬出你的計畫，我們明天五點在烏蘇拉女子修道院碰面，討論剩餘的細節。我想我可以信任你會保持低調到那個時候吧？」

「你不需要擔心我，」厄爾夸特面帶微笑說。他舒展四肢，抬頭看看從雲裡嬌羞探頭的月亮。「現在你們兩個快走吧，時間愈來愈急了。」

「我看你沒帶武器。」

「就如我之前說的，你們不需要擔心我。武器我是拿來用，不是帶著給大家看的。我需要它們時，它們就會在。」他對馬提亞斯使了個眼色。「我甚至帶了一支羽毛筆和羊皮紙。」

「那些不是武器，」馬提亞斯不表贊同。

「噢，它們是武器。寫下來的文字可以變成強而有力的武器。對於知道如何運用的人而言，任何東西都可以是武器。」

「如果你說是，那就是吧。」

「就是。現在快走吧。」

海因里希轉身，拖著沉重的腳步，悶悶不樂地走到馬兒那裡，馬提亞斯跟上。他回頭看了一次，但厄爾夸特已經消失不見了。

「你有注意到他的眼睛嗎？」海因里希小聲說。

「什麼？」

「厄爾夸特的眼睛！」

馬提亞斯試著集中思緒。「他的眼睛怎麼了？」

「死人的眼睛。」

馬提亞斯盯著厄爾夸特剛才一直站著的位置。「你在做夢，海因里希。」

「像死人的眼睛，他嚇到我了。」

「我可沒被嚇到，我們走吧。」

儘管四周一片漆黑，森林裡樹根糾結，但他們仍在可行範圍內，盡速騎馬通過。一來到了空曠的鄉間，他們便策馬疾行，十分鐘後即抵達科隆城，閃進高大城牆的安全之境後，大門即緩緩關上，將耀武揚威的黑夜關在外頭。

九月十一日

September 11



乾草市場

狐狸雅各在市場裡晃來晃去，搜括他的午餐。

這個綽號得來想當然耳。他的頭髮就像著了火的房子一樣，閃閃發亮。個兒矮又瘦小的他，要不是那頭翹得亂七八糟、完全失控的紅髮，根本沒有人會注意到。每根如金屬般堅硬的頭髮，似乎都有自己的意願。然而或許就因為如此，它對女人有種奇特的魅力，讓她們產生一股難以抗拒的欲望，想用手指穿梭其間摩挲，輕輕地拍撫和拉扯，彷彿是要比賽看看誰能夠教它守紀律似的。而直到目前為止，還沒有人勝出。關於這一點，雅各衷心感謝造物主，並確保自己始終讓那頭濃密的紅髮蓬蓬亂亂的，以維持它對女人的吸引力。一旦她們屈服於紅髮的誘惑，就會有完全沉醉在他明亮藍色眼睛之中的危險。

然而，今天雅各的肚子嘔哩咕嚕響個不停，完全不想贏得關注，至少目前是如此。他用一條即使在以前還新的時候，也不配叫頭巾的舊布，蓋住他那頭紅髮。

他聞到昂貴的荷蘭乳酪香味，迅速離開擁擠的攤位，盡量不予理會。他腦子裡出現一幅清晰的畫面，帶有油脂的乳酪切片在正午的太陽下融化，然而不管魔鬼如何將大量香噴噴的味道飄送到他鼻子前，此時乳酪市場還是太活絡了，想要飛快摸一把是不太可能的。